

CHILDHOOD

名家·名译·全本



童年

【苏联】高尔基/著 郑海凌/译

G O R  K Y

名家·名译·全本



童年

【苏联】高尔基 / 著 郑海凌 / 译



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高尔基著;郑海凌译. — 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651-3016-8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 IV. 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0638 号

书 名 童 年
作 者 [苏联]高尔基
译 者 郑海凌
责任编辑 陈 娜 李艳玲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 (邮编: 210097)
电 话 (025) 83598919 (总编办) (0371) 68698016 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.com>
电子信箱 nspzbb@163.com
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0 毫米 × 950 毫米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216 千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3016-8
定 价 15.00 元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译本序

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。”

“海燕在叫喊着，飞翔着，像黑色的闪电，箭一般地穿过乌云，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。”

“看吧，它飞翔着，像个精灵，——高傲的、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……”^①

这是高尔基的一篇脍炙人口的、激情洋溢的散文诗，热情讴歌了象征时代精神的海燕形象。它顶着雷电，迎着暴风雨，在苍茫的大海上高傲地飞翔，它勇敢，它无畏！这就是海燕，这就是高尔基！

1868年3月28日，高尔基（原名：阿列克谢·马克西莫维奇·彼什科夫）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下诺夫哥罗德城（现名高尔基市）一个极其贫寒的家庭。父亲是一个木匠，母亲是一个染坊老板的女儿。高尔基三岁时，父亲染上霍乱去世了。母亲带着他寄居在外公家。外公是一个贪婪、残暴、自私的恶老头儿。两个舅舅经常为争夺家产而打架，并把高尔基视为眼中钉。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，只有外婆真正疼爱高尔基。

后来，高尔基的母亲改嫁给一个贵族大学生，并把高尔基接去同住。又一场噩梦开始了。继父对母亲的种种恶行深深刺伤了幼小的高尔基。高尔基只好又回到已经破产的外公家。这期间，高尔基一边上学，一边捡破烂，勉强读完了二年级。

1878年秋天，高尔基的母亲病逝^②。十岁的高尔基先后被送进当地一

① 引自高尔基的《海燕之歌》，戈宝权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

② 一说病逝于1879年，见巴辛斯基著《另一个高尔基》，余一中，王加兴译，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。——编者注

家鞋店和绘图师家当学徒，从此结束了本不该结束的“童年”，开始了独自谋生。对于一个十岁的儿童来说，独自谋生的艰辛和屈辱是不言而喻的。高尔基不堪忍受当学徒的屈辱生活，偷偷逃到伏尔加河的“善良号”轮船上当了洗碗工。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深夜，高尔基有洗不完的杯盘、碗碟和刀叉。尽管像服苦役般地日夜劳作，但被解雇的厄运依然不期而至地落在了他头上。解雇理由却是无中生有：轮船餐厅的侍役把偷茶具给乘客的事栽赃给了高尔基。这段洗碗工的生活就这样屈辱地结束了。但喜欢读书，也鼓励高尔基读书的厨师斯穆雷却深深留在了高尔基的记忆中。

1880年秋天，高尔基又无奈地回到绘图师家。工作更加繁重了，而且不许高尔基看书。一旦被发现，不仅要受罚，书也要被没收烧毁。但主人家这些愚蠢的打压，扼杀不了高尔基追求知识、热爱读书的天性。他幸运地结识了喜欢读书的剪裁师的妻子和雍容华贵的、像女王一样高尚美丽的玛尔戈王后。她们给高尔基提供了比斯穆雷更多的书籍。高尔基第一次认识了司各特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巴尔扎克、屠格涅夫、阿克萨科夫、索洛古勃、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贝朗瑞等大作家和大诗人。他们的书给高尔基展示了一个奇异美妙的新世界，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高尔基第一次读到玛尔戈王后借给他的《普希金诗集》时，那种喜悦和兴奋溢于言表。他说：“我怀着渴望的心情，一口气把书看完了……在普希金的诗里，那种纯朴和音韵完美和谐地交织在一起……很像外婆讲的那些优美的童话……我在心里反复吟诵这些奇妙的诗句……这使我感到幸福，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而快乐。诗歌发出的振鸣犹如新生活的钟声。”但是院子里那些愚昧恶毒的人却把污言秽语泼向这两个女人，高尔基愤怒得几乎要向全世界呐喊：不许你们污蔑宛如天使般的剪裁师妻子和高贵美丽的玛尔戈王后！在高尔基苦闷压抑的这段打工生活中，正是这两个女人给高尔基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——书籍。后来高尔基说：“我读书越多，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，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光明和有意义。”从此，读书成了他的生命，他的一切，他终生的宝贵习惯。

书籍真是太神奇了，把高尔基沉闷屈辱的生活几乎变成了节日，而高尔基就是这节日里最幸福的人。

然而，生活再一次戏弄了他。一个士兵偷了钱，却嫁祸于高尔基，结果

高尔基的名誉不但被玷污，而且高尔基还遭到一顿毒打。之后，他离开了绘图师家，又在轮船上干起了洗碗工。深秋，轮船停航以后，高尔基进了一家圣像作坊当学徒。从1882年深秋干到1883年春天。这里的工作依然繁重而枯燥，沉闷而无聊，但高尔基还是千方百计找书看，并念书给工友们听。后来高尔基还在工地上当过工长。无论做什么样的苦工，他都始终没有放弃读书。

1884年初秋，高尔基终于从一个弱小的儿童成长为一个有理想的十六岁少年。也就是说，他独立谋生已经六年了。六年的打工生涯，六年的屈辱生活，六年的勤奋读书，使高尔基“上大学”有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基础。于是，他怀着进大学读书的美好憧憬，踏上了前往喀山的道路。然而，愿望和现实相差太遥远了，他的大学梦落空了。

在喀山，贫民窟和码头是高尔基光顾的地方。为了不挨饿，他去码头当搬运工，在面包作坊当帮工。渐渐地，他的生活面扩大了，除了接触那里的工人、流浪汉和底层平民外，他还结识了一大批大学生和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，如在印刷厂当夜班校对员的大学生普列特尼奥夫，小食品店老板杰连科夫等。杰连科夫家里经常聚集着喀山大学、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和进步人士。他们关心俄国人民的疾苦，为俄国的前途担忧，谈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和各自推崇的真理。高尔基在《我的大学》中写道：“我常常感觉到，大学生们的谈话中表达出我内心的思索，所以我对这些人非常热情，就像一个得到获释允诺的囚徒那样高兴。”在这样的环境里，高尔基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，开始阅读一些科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，他读的第一本严肃的书是叔本华的《格言与箴言》。但要真正找到思想上的朋友和生活的方向，对于高尔基来说，是何其困难啊！1887年2月，高尔基的外婆去世了，这对他是天大的打击。听到噩耗的当天夜里，他极度悲伤，他想呐喊，想告诉大家，他的外婆是一个多么热忱而聪明的人，是一个多么善良而温厚的人，是一个多么会讲童话和诗歌的高手，她是所有人的母亲，是高尔基的保护神，她怎么可以死呢？！在穷困、苦闷、绝望、无出路的纠结中，高尔基想到了死。他在集市上买了一支旧的左轮手枪，对着胸膛开了一枪，结果子弹打歪了，没有击中心脏，只打穿了一叶肺。这时，罗马斯帮助了他。他在《我的大学》中写道：“他跟我倾心长谈，一直谈到

半夜。看来，他是希望把我一下子变成他那样的人。我第一次感觉到与人这样认真相处是那么好。自从我试图自杀之后，我对自己的看法一落千丈，我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在人们面前犯有罪咎，甚至没脸再活下去。想必罗马斯理解我这样的心情，于是他以仁爱的情怀，坦率地向我敞开了他自己的大门，使我打起精神，振作起来。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。”

罗马斯是被流放多年的民粹派革命家，在高尔基苦闷无助的日子里，他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高尔基很大的帮助，不仅使高尔基驱散了精神上的苦闷，也使高尔基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，读到了更多的有益的书，更多了解了民间的疾苦，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生活阅历。在他的影响下，高尔基参加了民粹派小组的活动，和他一起到农村对农民做启蒙宣传工作。高尔基还认识到，必须使民众从浑浑噩噩的、铅样沉重的生活中觉醒，摆脱掉愚昧、残暴、自私和野蛮的恶习，俄国的生活才有希望，俄国的未来才有光明。

在喀山四年的“求学”生活，使一个满怀美好憧憬的懵懂少年，成长为一个关心俄国命运，探求革命真理的热血青年。高尔基在成长，高尔基在进步。高尔基曾说过，他虽然出生在下诺夫哥罗德，但在精神上获得新生的却是在喀山。“喀山是我最喜爱的一所‘大学’。”

从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，我们所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主人公悲惨的童年，受尽凌辱的谋生经历和求学的坎坷，也并不觉得主人公软弱可怜，一贫如洗。这一切恰恰折射出主人公天性中的正义感、善良、宽厚、顽强、坚忍和勤思敏学以及他那高贵而美好的心灵。

《在人间》第二章中，主人公与瘸腿姑娘柳德米拉像“夫妻”那样纯洁地过家家，简直就是一幅很美的图画。“外婆常常夸我们俩的友谊。‘男孩跟女孩相好是件好事！只是不能胡闹……’外婆用简单明了的话给我们解释，什么叫作‘胡闹’。她讲得很美，表现出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，所以我深深懂得了，花儿没有开是不能采的，否则就没有芳香，也不会结出果实。”所以，高尔基从不“胡闹”，看到别人胡闹，他极其厌恶，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。

主人公博爱仁慈。他和外婆一起，踏着溶溶月色，把五戈比硬币悄悄放在比他更穷苦的人家的窗台上。尽管继父深深伤害过他，但在继父临终

前想见他一面时，他仍然前往医院，满足了继父的愿望。

主人公热爱大自然犹如热爱自由一样。他和外婆在森林里采蘑菇或捕鸟时，他的心欢喜得像鸟儿一样跃动。天还没有亮，他便来到了森林里，装好捕鸟工具，在林边躺下，等待天亮。“四周万籁俱寂，一切都在沉睡。透过灰蒙蒙的雾气，隐约显现出山脚下那片辽阔的土地……远方，在草地那边的森林后面，亮晃晃的太阳正在徐徐升起……喜洋洋的太阳渐渐升高，祝福着、温暖着这片赤裸而寒冷的大地……清澈明亮的天空，使大地显得辽阔无垠，一切都流向远方，流向蔚蓝色的大地尽头。”

“鸟儿们醒来了……一分钟之前还在煞有介事地沉思的森林，霎时间充满了各种鸟鸣，展现出一片大地上最纯洁的生物的繁忙景象……”

他哪里是在捕鸟，分明是一个小天使在与大自然对话。这就是心灵纯净的主人公眼中的大自然：壮美、神奇、诡异，带给他无限的想象和快乐。哪里看得出这是一个为生计所迫、寄人篱下、孤苦无依的少年啊。

综观上述，我们从高尔基身上读出的不只是苦难与不幸，彷徨与绝望，而是他的坚强与自信，尊严与勇敢，正直与抗争，善良与博爱，勤思与敏学，心灵的纯净与智慧。不是吗？高尔基不正像矫健、高傲、勇敢的海燕吗？他不畏电闪雷鸣，不畏狂风暴雨，他坚信乌云终会散去，他将张开双臂迎接日出，拥抱阳光。是的，高尔基心中永远阳光灿烂：阳光化去了苦难与凌辱，带来了永恒的明天和希望。是的，高尔基就像海燕，最终飞出了俄国海域，飞向了全世界，而他依然矫健、高傲而勇敢。

三部曲所描写和表现的也不仅仅是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，同时折射出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俄国残酷的社会现实，反映了当时俄国底层人民“铅样沉重的生活”，表现了关心俄国命运、探求革命真理的一代新人艰难曲折的成长道路。

三部曲问世以来，获得了俄国国内外高度一致的好评，至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，拥有千百万的读者。愿这朵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奇葩长开不衰。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

译本序	001
一	001
二	012
三	026
四	045
五	059
六	074
七	083
八	096
九	115
十	134
十一	156
十二	178
十三	201

—

狭小的房间里，光线很暗。父亲直挺挺地躺在窗下的地板上，蒙着白布，身子显得特别长。他的光脚露在外面，脚趾古怪地张开着；那双时常抚爱我的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胸前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他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紧闭着，眼皮上盖着两枚圆圆的铜币；他那张和蔼的面孔变得乌黑，难看地龇着牙，看上去怪吓人的。

母亲半裸着身子，穿着一条红裙子，跪在父亲身旁，正在用那把小黑梳子给我父亲梳头，把父亲那长长的柔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。那把小黑梳子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常常用它锯西瓜皮。母亲给我父亲梳头的时候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，嗓音低沉、沙哑。她眼睛红肿，仿佛融化了似的，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里流下来。

外婆拉着我的手。她长得胖乎乎的，大脑袋，大眼睛，鼻子上皮肉松弛，令人发笑。外婆身子软绵绵的，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。这时她穿着一身黑衣裳，也在哭，但她的哭跟我母亲不同，她总是伴随着我母亲哭，像唱歌似的，哭得很老练。她全身颤抖，使劲拉着我，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。我向后扭着身子，躲在外婆身后，不肯朝前去。我心里害怕，同时又感到难为情。

我还从来没见过大人哭。外婆一再对我说的话，我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：“快去跟你爹爹告别，往后你就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年龄……”

我刚刚大病初愈，才能下床走路。我清楚地记得，在我生病期间，父亲照料着我，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^①，外婆接替

① 高尔基三岁时，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城患霍乱，父亲看护幼小的孩子，不幸染病而死。

父亲来照料我。我外婆是个很古怪的人。

“你是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外婆。

外婆回答说：

“从上头来，从下面来，我不是走来的，是搭船来的，在水上可不能走路^①，傻瓜！”

她这话真可笑，简直让人莫名其妙：我家楼上住着一些留着大胡子并且染了头发的波斯人，楼下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黄脸皮的卡尔梅克族老头，是个卖羊皮的小贩。在楼梯的栏杆上可以玩滑滑梯，要是不当心摔倒了，就翻着跟头滚下去，这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了。这里哪儿来的水呢？全是哄弄人，前言不搭后语的，真叫人好笑。

“为什么说我是傻瓜？”

“因为你爱吵闹。”外婆说，她脸上也带着笑。

外婆说话语气亲切、快活，富有乐感。自从我第一天见到她，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，此刻，我多么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小屋啊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。她的泪水，她的号哭，都使我感到新奇，使我惊恐不安。我第一次看见她今天这个样子。母亲平日神色很严厉，很少说话。她个子很高，牛高马大的，总是打扮得干净利索。母亲的身体很结实，一双强壮的大手有劲极了。可是现在，她似乎全身肿胀起来，头发蓬乱，衣衫不整，看上去令人难受，仿佛她的一切都乱了套。往日头发整整齐齐地盘在头上，像戴了一顶油光锃亮的大帽子，现在却披散在赤裸的肩头，滑落到脸上。她有一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，不时摆来摆去，轻触着父亲那张沉睡的脸。我在房间里站着，站了好长时间，但母亲没有理睬我，甚至没有抬眼望我一下。她一直在给父亲梳头，不停地号哭，哽咽着，泣不成声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

“快点抬走！”

①“上头”是指伏尔加河上游，“下面”是指下新城（后更名为高尔基城，现为下诺夫哥罗德），这些词在俄语中是谐音字。俄语中的“走来”和“乘船来”是不同的动词。此处是外婆纠正孩子的用词。

窗户上挂着一条深色的大披巾，代替了窗帘。披巾被风吹得鼓起来，恰如一张船帆。有一回，父亲带我乘小帆船游玩，忽然，响起一声霹雳。父亲笑了，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别怕，卢克^①，没事儿！”

这时，母亲忽然吃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就坐下了，仰面躺下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两眼紧闭着，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用吓人的声音说：

“快关上门……把阿列克赛抱出去！”

外婆连忙把我推开，跑到门口，喊道：

“亲爱的街坊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多管闲事，看在基督的分上，快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症，是女人临产。老爷们，行行好吧！”

我躲在箱子后面黑暗的角落里，从这里看得见母亲躺在地板上，身子不停地弯曲着，哼哼呀呀地叫着，牙咬得吱吱响。外婆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不停地安慰她，那声音听起来既亲切又快活：

“为了圣父圣子！忍着点儿，瓦留莎……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心里很害怕。母亲和外婆在地板上忙来忙去，就在父亲身边，有时碰着父亲的身子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可我父亲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说不定还在笑呢。外婆和母亲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身来，然后又躺下去，外婆像一只柔软的大黑皮球似的，有时跑到门外去，不一会儿又跑进来。后来，黑暗中忽然传来婴儿的哭声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外婆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接着，外婆点燃了蜡烛。

我可能是在屋角里睡着了，后来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。

留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，在一个阴雨天，荒凉的公墓的一个角落，我站在滑溜溜的黏土小丘上，望着墓穴。这时，父亲的棺材已经放进墓穴里，墓穴底部有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。有两只青蛙已爬到米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在父亲墓前，除我以外，还有外婆以及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

^① 父亲对幼小的高尔基的称呼，意为“葱头”。

下人。那两个乡下人满脸怒气，手里拿着铁锹。暖融融的细雨像细小的珍珠似的洒落在大家身上。

“开始封土吧。”巡警朝一旁走开，说。

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。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，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，墓穴里的积水给土块打得啪啪作响。趴在棺材盖上的青蛙急忙跳下来，刚要往穴壁上爬，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。

“你离远一点儿，廖尼亚^①。”外婆揪住我的肩膀，对我说。我挣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离开这里。

“真是拿你没办法，上帝啊。”不知外婆在埋怨我，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久久地站在那里，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墓穴填平了，她依旧站在那里。

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。忽然起风了，细雨旋即随风而去。外婆拉着我的手，领我来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，这里有許多深色的十字架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，问道，“你应该哭啊！”

“我哭不出来。”我答道。

“哼，哭不出来，这样可不好。”外婆轻声对我说。

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，从没有因为怕疼而哭过。我哭鼻子的时候，父亲总是嘲笑我，而我母亲却大喊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，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。这时我问外婆：

“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，”外婆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不曾像外婆这样言必称上帝，仿佛上帝是她的亲戚。

几天以后，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，搭上了轮船。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，身上裹

^① 高尔基的小名。

着白布，外面扎着红带子。

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，从轮船的小窗朝外望着，小窗圆圆鼓鼓的，活像马的眼睛。湿漉漉的窗玻璃外面，混浊的河水翻着泡沫，哗哗流去。有时河水翻起浪花，朝窗玻璃扑来。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，跳到地板上。

“别怕！”外婆对我说，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举起我的身子，又把我放回包袱上。

河面上升起潮湿的大雾，灰蒙蒙的。远方偶尔呈现出黑黝黝的土地，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。四周的一切在颤动，唯有母亲纹丝不动。她把两手放在脑后，身子倚着舱壁，坚定地站着。她的脸色暗淡，呈铁青色，两眼紧闭着。她一直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，一个陌生人。我觉得，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人觉得眼生。

外婆多次轻声劝她：

“瓦丽娅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多少吃点，好吗？”

我母亲一声不吭，也没有动弹。

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，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，但总是陪着小心，怯生生的，而且话很少。我觉得，她是害怕我母亲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，我对外婆更亲近了。

“是萨拉托夫。”我母亲突然气呼呼地高声说，“那个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瞧，她连说话也是古怪的，让人摸不着头脑：萨拉托夫？水手？

一个体格宽大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进来，他穿一身蓝色衣服，手里拿着一只小木匣子。外婆接过木匣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木匣里，放好之后，她便伸开双臂，托着小木匣，小心翼翼地朝舱门走去。但外婆身体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狭小的舱门。她在舱门口踟蹰不前，样子十分可笑。

“哎呀，妈妈！”我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外婆手里抢过木匣，接着她们俩都不见了。我只好留在船舱里，仔细端详眼前这位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死了？”他朝我俯下身来，问道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萨拉托夫是城市的名字。你朝窗外瞧瞧，就是这个城市！”

窗外的大地在浮动。地面上雾气腾腾，有一些悬崖峭壁，看上去黑乎乎，活像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。

“我外婆哪儿去了？”

“去安葬外孙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在地下？”

“当然啦，埋在地下。”

我对水手说，安葬我父亲的时候，有几只活青蛙给埋在墓穴里。水手把我抱起来，紧紧地把我搂在胸前，亲了亲我。

“唉，老弟，你现在什么也不懂！”水手说，“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，有上帝保佑它们呢！你该可怜母亲才是。你看她多痛苦啊，给折磨得不成样子啦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。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，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害怕，但是那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转身向外跑去，只说了一句：

“得快点跑。”

这时，我也想往外跑。我来到舱门外面。狭窄的过道里光线很暗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距离舱门不远的地方，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发光。我向上方望去，只见人们都背着行李，提着包袱。显而易见，乘客们正在下船。这么说，看来我也该下船啦。

然而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，来到船舷上的踏板跟前时，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：

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这时，人们对我推推搡搡，拉拉扯扯，盘问了好长时间。最后，那位花白头发的水手终于来了，他把我抱起来，对大家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他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飞快地把我送回船舱，让我坐在包袱上，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指头威吓我：

“当心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下来，轮船已不再颤抖，也不再发出咚咚的响声了。船舱的小窗仿佛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，船舱里变得黑乎乎的，让人透不过气来，包袱也似乎膨胀起来，不时地挤压着我。一切都变得令人讨厌。莫非就这样把我一个人永远留在这艘空空的轮船上了？

我来到舱门跟前。舱门打不开，铜把手拧不动。我拿起一只装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尽全身力气朝门把手上砸去。奶瓶砸碎了，牛奶溅在我的腿上，灌进我的靴子里。

遭到失败以后，我苦恼极了，趴在包袱上小声哭起来。哭了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可是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“咚咚”地响起来，并且不停地颤抖着。舱里的小窗户变得像太阳一样明亮。外婆坐在我身边，她正在梳头，不时地皱着眉头，还低声嘟哝什么。她的头发多极了。浓密的头发盖住了她的双肩、胸脯和膝盖，一直拖到地板上。乌黑的头发闪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托起拖到地板上的长发，悬在手上，另一只手吃力地把稀齿的木梳子插进厚厚的发络里。她撇着嘴，黑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好像在生气，而她的脸被浓密的头发遮盖着，显得很小，怪可笑的。

今天外婆显得怒气冲冲的，可是当我问她，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，她马上就用惯常那种亲切温和的声音回答说：

“大概是上帝惩罚我吧。上帝说，就让你长这么多头发，你就使劲去梳吧！年轻的时候，我常常向人夸耀我这头好头发，像马鬃似的。现在我老了，我讨厌这头发了！好好睡你的，时间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刚起身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好，不想睡就不睡了。”外婆马上就同意了。她在编辫子，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。母亲睡在长沙发上，仰面躺着，身子挺得像弦一样直。“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？小声告诉我！”

外婆讲起话来像唱歌似的，特别动听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朵盛开的鲜花，温柔、鲜妍、清新，很容易存留在我的记忆里让我永不忘怀。有时候她微微一笑，她那一对像黑樱桃似的眼睛却睁得很大，闪烁着难以言传的快乐的光芒。她那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展露出来，好不快活。

尽管她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，不过她的脸整体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容光焕发。只可惜那只皮肉松弛的鼻子，鼻孔张得很大，鼻尖红红的，损害了这张脸。她喜欢闻鼻烟，她有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。她总是穿一身黑衣裳，但她内心充满永不熄灭的愉快而又温和的光芒，透过她的眼睛不停地闪烁着。她总是弯着腰，几乎成了驼背。别看她那么胖，走起路来却轻快敏捷，像一只大猫似的，她全身也柔软得像一只温和的猫。

外婆到来之前，我仿佛在昏睡，仿佛躲在黑暗中。她的出现唤醒了，使我见到了光明，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联结起来，把这一切编织成色彩缤纷的花边图案。她很快就成了我终生的朋友，成了我最贴心的人。她最理解我，也是我最珍贵的人，这是因为她对世界充满了无私的爱。这种爱使我感到充实，使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充满了坚强的力量。

四十年以前，乘轮船航行是很慢的。我们搭轮船去下新城，航行了很长时间。我还清楚地记得航行的最初几天沿途所见到的美丽景色。

天气一直很晴朗，我和外婆待在甲板上，从早晨待到傍晚。在明丽的天空下面，伏尔加河两岸像绸缎似的，秋天给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火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不慌不忙，懒洋洋的。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，发出隆隆的响声。船尾有一条长长的拖缆，拖着一条驳船。灰色的驳船慢悠悠的，活像一只土鳖。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知不觉地浮动着，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、更新，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的华贵衣裳的美丽皱褶。河两岸耸立着城市、乡村，远远望去，好像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着。

“你快瞧，多好看啊！”外婆不时地对我说，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，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。

她欣赏河岸上的景色，看得着迷，常常忘记了我站在她身旁。她站在甲板上，两手抱在胸前，微笑着，静默不语，而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。这时，我揪了揪她那印花布黑裙子。

“什么？”她全身猝然一震，“我好像打了个盹儿，在做梦呢。”

“那你哭什么？”

“好孩子，我哭是因为我高兴，也是因为我老了，”外婆微笑着说，“我